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三十九

湖西閻鎮珩輯

邦計考

周邦計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帝王養安羣生奉順天德治國裕民莫大乎財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古有軒轅氏權奇羨審通塞伐山取銅作爲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次則尊盧氏官天府物惟以幣用故錢書所記首尊盧氏之幣焉伏羲採天下之銅以爲棘幣外員法天內方法地量輕重通有無世謂之

太昊幣亦謂之九棘幣神農氏與范金排貨以濟國用日中爲市使民交易是以食足貨通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卽位問於柏高曰吾欲陶天下有道乎對曰上有丹砂下有黃銀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赤銅靑金上有代赭下有鑿鐵上有葱下有銀沙此山之見榮者也至於艾而蒔之則貨幣於是乎成乃發山林破層藪楚棼沛以制金刀五幣設九棘之利而爲輕重之法致五法而布之天下故財用作而刀棘顯其後有高陽氏稱名罔保大澤制十等之幣以通有無曰權衡世傳有高陽金別種五等是也及伊耆氏作守歲之盈虛乘民之緩急正其甲令御其大權燒山林楚沛澤

以通刀布乃爲金三等禺氏邊山之玉赤野末光之珠是爲上幣汝漢右洿之金是爲中幣泉貨爲下幣勝禽獸之仇大夫隨之粧財高下以衡民之好惡焉故管子曰堯舜之王北因禺氏之玉南貴江海之珠大夫散其財物而萬人受其流矣禹平水土因地制貢其世民有無飦而儥子者乃用歷山之金制幣贖焉及湯之世大旱積年民又有無飦而儥子者亦以莊山之金制幣贖焉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所謂金木水火土是也虞夏聖人通其變而爲三品之制珠玉爲上黃金爲中白金爲下皆因民所便而立之制班固桓譚不稽其原乃謂金布興於周代夏商靡得而記誤矣葢在

上世有葛天軒轅之幣太昊九棘神農一金自黃帝少昊帝嚳高陽迄於堯舜各有貨貝著名載籍周則太宰一官專制國用九府圜刀流通上下其生息有方其出入有度使生民交利俱贍而國自無匱絀之患焉秦漢以降物力之豐嗇視其人事之盛衰國計之貧富係夫君道之奢儉至於算盡秋毫濫及爵賞則民愈窮而國愈敝矣今總爲邦計考四卷次泉貨次斂賒各二卷原出周官而通以後世之事俾覽者得以考見時變焉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

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也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傭賃也元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臣妾男女貧賤之稱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為一書所待異也

王與之曰周官制賦因地所有而斂之康成以漢法口率出泉當九賦是有田賦又有丁稅也孟

子稱粟米布縷力役之徵凡三粟米卽田賦布縷卽嬪婦所貢而山澤之貢亦當邦賦至力役之徵成周止以六尺七尺之上下均其多寡非如漢有更錢隋唐有庸錢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式謂用財之節度荒凶年也羞飲食之物也工作器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也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好用燕好所賜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櫄幹栝栢篠蕩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斿讀如冕斿之斿斿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之屬

小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

貳以均財節邦用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宰夫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

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稍秣即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好用也幣餘占賣國之斥幣也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此九藏之財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 賦用用賦也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謂百工為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攷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文織畫及繡錦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大用朝覲之頒賜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

入焉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以王所遺諸侯者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所善亦賜予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詳泉貨篇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齎資同其字以齎次為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凡邦之小用皆受焉皆來受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逆受而鉤考之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

也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　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敘猶比大也謂鉤考其財幣所給亦受錄其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於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　凡上之用財用必考於司會上謂王與冢宰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而關之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　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法猶數也應當稅者之數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總謂簿書之種別與大凡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　凡受

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貳令謂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書之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亦參互鉤考之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亦鉤考今藏中餘見爲之簿移用謂轉運給他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以貳者亦如職內書其貳令而錄存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於職歲百官之公用式法多少職歲掌出之偕用事存焉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敘受賜者之尊卑及會以式法贊逆會助司會鉤考羣吏之計

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振掌事者之餘財振猶拚也檢也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作爲先言檢幣後言振財互文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奠定也故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當爲錄定其錄籍鄭司農云楬之者今時爲書以著其幣歲終則會其出凡

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委人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聚凡畜聚之物也凡其余聚以待頒賜余當為餘餘聲之誤也餘謂縣都畜聚之物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匪讀為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賙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稍食祿廩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數猶計也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就穀就都鄙之有者殺猶減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

守以法掌其出入政謂用穀之政也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而米出於舍人其有空缺則計之還入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九穀六米別爲書歲終則會計其政政用穀之多少倉人掌粟入之藏九穀盡藏以粟爲主焉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止猶殺也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舂人掌共米物米物言非一米掌凡米事稾人掌凡外內朝冗食者之食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內朝路門外之朝也冗食詳見膳飲篇

司裘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之用遂以式法頒皮革於百工式法作物所用多少故事共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當用氈則共之毳毛毛細縟者歲終則會其財齎財斂財本數及餘見

者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今時詔書或曰齎計吏　內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內人
主謂九御會內宮之財用計夫人已下所用財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
其賈楬之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
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典枲掌布
緦繐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緦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曰
紵雜言此數物者以者其類衆多草葛蕡之屬故書齎作資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
藏之以待時頒其良功亦入於典婦功以共王及后之用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
之授之授受頒者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頒衣服互文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天
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謂此地之田稅所給[illegible]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
謂衣食　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
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耳　孟冬祀司民

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青空青也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守藏者玉府內府也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楬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楬書揃其數量又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入其要要凡數也入之於太府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罰罰贖也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主其取之令也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

鄭伯謙曰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其出納移用之權則盡總於太府自司會至掌皮不過糾察鉤考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而司會反以中大夫爲之長何也蓋會

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檢括而爲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彼將聽命不暇而何敢以究鹵莽察姦欺乎若是沈溺掩蔽之弊生匱乏枵虛之患至暴征横斂必自此啟矣是故聖人使之相臨以去其相蒙之私由司會而下職內職歲司書職幣司裘掌皮均之爲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皆司會主之且凡掌財用財者無不於太府受財而詔王及冢宰廢置乃司會主焉司會之權不重乎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鉤考得行於諸府之中至於典法則之處無不各行其所行欺罔不生財用不缺則百度無所虧可以備威儀興文物禮制樂作兵寢刑措而餘財餘力之效雖神祇祖考皆安樂之矣向使司會於太府不

敢論曲直抗是非相蒙以爲欺相容以爲姦則財力殫屈上下解散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不得而行之矣然則重司會之權將以助太宰之治也春官太史亦然鄭氏謂太府若漢之司農司會若漢之尚書不知司農少府掌內外之財而尚書特少府屬官耳糾察鉤考之權安得以其屬而行於其長耶論者又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出入而不會計不知三者列於司徒特以事近於民耳其會計則同出於司會也且百官之府遠近之郊三等之釆地司會皆得以會之不應若尚書之卑而法不行於司徒之屬也漢初蕭何爲相國張蒼爲計相計相正司會之職命名曰相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鉤考爲甚

公惜乎其遷計相止於一月更計相而爲主計止於四歲自後遂罷之矣司農少府各受天下之財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金曹分司農之財而會計之官無聞焉遂使鄭氏猥以尙書充之舜觀文帝問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以爲請問治粟內史則錢穀自司農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時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耶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列於內署取少府之所掌尙藥太官御者鉤盾尙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

領之不惟無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無有與財計者矣唐三司使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名非不美然當時以三司使為之長則度支乃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考之勢為不順宋三司使屬官亦有磨勘司均為失周官之意也渡江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於他官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因宋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權尊勢重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國用其庶幾乎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

之蓄出謂所省給爲祭用數之仂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喪用三年之仂喪大事則三歲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浩猶饒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常用數之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饑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月令

仲秋之月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禮器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色介反衆不匡與恇同恐也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大倫謂貢物之常

（差薄厚用年之豐凶也殺謂殺不歉匡猶恐也鄭言用之有節也）

應鏞曰定國猶立國也總千七百國之所出而受其九貢九賦此一定之數爲天下大計而禮之大經定之矣至於大國貢重列國貢輕損用二簋萃用大牲其廣狹隨地所出厚薄隨天所生則有不足所謂倫也年有上有下雖大殺而衆不匡懼由上謹於制節則已約而國裕矣

書洪範三八政一曰食（勤農業）二曰貨（寶用物）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爲人用物旅獒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　穀梁傳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不病也　厲王說榮夷

公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專擅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利生於物天地之所載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而或專之其害多矣謂惡害榮公者多也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天地成百物民皆將取用之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賦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

列國邦計

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解見泉貨篇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所緩則賤所急則貴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謂賈人多蓄積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以十取百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

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委積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謂富人多藏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之時官爲斂糴民重之之時官爲散之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鏹錢貫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與當爲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

賤由君上也管子曰夫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富者奪抑其利貧者贍恤其乏國有十年之蓄而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故人君挾其食據有餘而制不足故人無不繫於上也人君以食制其事人無不繫於號令且君引錣也錣籌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人之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人有饑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耕墾之數君悉知計口受田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然則人君不能散積聚均羨不足則君雖強本趣耕趣讀為促乃使人下相役耳惡能以為理人君不能散豪富之積均有餘以贍不足雖務農事促播植令豪富驅役細人益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養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

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人之載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守人不能調通人利不可以語制爲大理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十愚有不賡賡猶償也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也夫人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威罰也法令之不行萬人之不理貧富之不理也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謂遷利遂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日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日用之用不得不用若鈃橋之粟貴糶則設重泉戍之類是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若服魯梁綈之數是也桓公問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人泰

春秦夏秦秋秦冬秦猶當也令之所止令之所發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也此物之高下之時此人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素之爲四備以守之秦春人之且所用者秦夏人之且所用者秦秋人之且所用者秦冬人之且所用者皆以廩之矣廩藏也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以幣爲儀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穀貲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二千五百家爲州曰某月日苟從責者責讀爲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貲價也合受公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

官書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其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藏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桓公曰吾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陰里齊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因使玉人刻石為璧刻其美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敝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非齊之所出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彀其彀不得入朝天子許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杜佑曰此篇經秦焚書潛蓄人閒自漢興晁賈桑耿諸子

猶有言其術者其後絕少尋覽無人注解或編斷簡蠹或傳訛寫謬年代緜遠詳正莫由今且梗槩粗知固難得搜摘其文字凡問古人之書益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況機權之術千變萬化若一一模楷則同刻舟膠柱耳他皆類此

曹劌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惠本謂德施利）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不過用禮）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　駉頌魯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裕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史克魯史也）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

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諱闕之衆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衞文公以此年冬立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以霸衞之所由興革車兵車也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懷進散故能致十倍之衆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襄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

王孫圉曰楚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雲夢藪澤也連屬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水火角所以爲弓弩齒象齒所以爲弭皮虎豹皮也所以爲茵鞻革犀兕也所以爲甲冑羽鳥羽也所以爲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首所以共幣

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祭祀之玉）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憲法也取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以禦火）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以為兵）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　闕　且曰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之屬）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贈也）家貨足以共用（家大夫也）不是過也　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范子云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吳越春秋謂之計倪）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

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米賤則農人病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國語句踐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入於五湖莫知其所終

羅泌曰財者聚人之大本天地之所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也故羲炎之世不能舍是以爲治不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已故天地生財以養人聖人爲天地主財以爲君又非以其所養害人也上漏下溢劃鼻飴口豈聖人之爲哉六十有四卦莫非財也而孔子贊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繼之以十三卦之象是理財之說也畋漁之離耒耨之益交易之噬嗑必先於垂衣裳之乾坤者是主財爲君之說畋漁耒耨食貨之本也交易爲市通財之術也市道興而無道以處焉則强陵弱衆暴寡爭鬬攘奪乎食貨之場而不可以一朝居矣於是變而通之

以除其敝故能長有其天位而獲大有上九之吉垂衣裳爲此乾坤之所以能用九六也用則變變則通而不窮矣舟牛致遠亦以通之也致之而猶有患又爲之擊柝弧矢以守之然後有財者獲其安而宮室棺椁可作此所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恨者也雖然張官置吏莫非爲財不有以決之不可也故書契之夬治百官察萬民是羲炎黃帝堯舜氏之所以爲天下者也善乎漢文帝之言曰吾爲天下守財爾夫爲天下守財者亦致其順而已故因其情而爲之治則爲力易而得其功以石投水又烏有不受者耶卻壺漿辭牛酒利之小也而民悅之王業以成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爲政於天下而齊宣以千里畏人故曰爲君

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聖人之所甚疾是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盜者不過於欲利而聚斂者離吾之赤子者也制其田產教之樹畜道其妻子使養其老施仁政省刑罰正經界薄稅斂深耕易耨不違其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則財不可勝用矣信能行此四海之民仰之如父母不亦為天地主財者乎今也操譎詭飾纖詐一日百戰苟可以得之者萬方俱試而曰口不言利吾不信也王衍之清談必不若魯褒之能廉取之有道得之有義烏在其不言哉刮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豈人也哉京師之朽貫太倉之陳腐適足

豈不肖子之過爾鹿臺鉅橋非無財也以多而害於厥躬而昧者往往藏舟夜半之壑獨不聞白公之愛夫財乎是梟之愛其子之說也

坊記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食時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

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

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史記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眇同妙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敎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纑山中紵可以爲布今山間野紵亦作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連同蓮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瑇

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貴之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辟闢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邱

地瀉鹵瀉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輕重謂錢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穰穰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荀子等賦政事

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賦稅有等及政事裁制財物財與裁同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徵呵察姦人而不徵稅也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為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之輕重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同饋移轉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閒隔也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晦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之大犬也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繢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巂丹干丹砂也一名丹干干同研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為玕尚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

中國得而衣食之紫紫貝也紘當爲蚨郭璞江賦曰石蚨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蚨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爲貨故曰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貍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織皮今之罽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爲文綵也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爲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以禮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墾平易也田肥以易則寶出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邱山不時焚燒無

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
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
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息蕃
育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置贄衍言委質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園
若公儀子不奪圃夫工女之利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
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竄容也　多積財而
羞無有羞貧也　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此邪行之所以
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闇飾矣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闇自修飾也
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也　民語曰欲富乎忍
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不顧廉恥傾身絕命而求　上好富則
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上好攻取功則國貧上好利則

國貧士大夫眾則國貧工商眾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窌窖也掘地藏穀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耕稼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貨財皆錢穀通名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六典通考卷四十

邦計考

湖西閻鎭珩輯

歷代邦計

秦始皇幷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三分取二）改帝王之制田租田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既收田租又出口賦官吏奪鹽鐵之利一歲之中人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下戶貧人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以五稅本田主）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賈山至言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而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

漢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醇不雜也無醇色之駟謂四馬雜色）而將相或乘牛車（以牛駕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各取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朝之倉廩府庫）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用賈誼言開籍田以為民勸晁錯復說上募民入粟邊支五歲則入粟郡縣支一歲則時赦勿收農民租上從其議景帝時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於

縣官以除罪使造苑馬以廣用（爲苑以牧馬）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武帝之初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謂數）（百萬萬校計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恃其饒富擅行威罰）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竝興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鍾六石四斗）散幣於邛僰以集之（臨邛屬僰僰屬犍爲）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

誅之恐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更續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入穀外縣受錢內府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與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後連歲擊胡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天子言有司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蹛貯也積也富人貯蹛積穀則貧者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武功爵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

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雇手牢盆小樂彥云牢乃盆名浮食奇客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沮止之議不可聽於是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其後用度益不足乃榷酒酤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而桑弘羊官至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敎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視竹示

然後教化可興弘羊乃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初武帝時大農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爲平陵從民起第宅（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爲異政）及西羌之師起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元帝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北假地名）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

時天下亡兵革號爲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爲意哀帝即位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今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非所以示四方也上不說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又一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馬保者不許死傷吏盡復以與民轉令百姓養之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煩劇旱蝗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民無以自存盜賊蜂起漢

兵攻莽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眾莽愈愛之拜將軍九人皆虎為號將精兵而東納其妻子宮中以為質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關志更始都長安府藏完全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安堵復故

後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主帑藏太倉令主受郡國轉漕穀初世祖時師旅未解用度不足行什一之稅既而糧儲差給令郡國三十稅一如舊制肅宗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眾諫以為不

可帝不從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林言不可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述林前議便於國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㫖太官湯官經用歲一萬萬竇太后詔殺省珍費裁數千萬故事供給南單于費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桓帝時段熲言永初

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二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億靈帝中平二年始斂修宮錢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畮十錢以修宮室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其失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閒買田宅起

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常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帝多畜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導行費導引也貢獻外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引導也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陛下豈有公私而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省獻帝即位董卓刼遷長安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野帝出太倉米豆作糜自臨給飢民及東歸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為餱糧建安元年駕至洛陽百官披荊棘而居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

至尚書郎官自出采萏或不能反死於墟巷
晉武帝平吳之後倉府充牣宮闈增飾服翫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後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困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煙火人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饉仍多斗米二金死人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餅之麴屑而供御君臣相顧揮淚元帝渡江軍事草創蠻陬賧布不可恆準中府所儲布四千疋時石勒挺亂淮南帝懼其侵逼乃詔方鎮能斬勒首者賞布千疋云蘇峻既平帑藏空竭唯

有綀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綀布單衣士人翕然服之綀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以足國用下及小民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

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百文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以為常詳市政考　元帝寓居江左僑立郡縣諸蠻獻俚洞霑沐

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賧物以裨國用歷宋齊梁陳不改

後魏太祖定中原兵革並起民廢農桑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立中山置八部帥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時戎車不息猶未足以久贍太宗神瑞二年勅有司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圃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蕃息自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

鏤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
錯用具珍鍛以紫金鏤以白銀範圍擬載吐耀含真纖文麗
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詔出內庫綾緜布
帛二十萬疋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顯祖卽位親行儉素率
先公卿天安皇興閒頻年大旱師旅數動山東之民咸勤於
征戍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民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
高祖太和十一年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機杼者還
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崔亮爲度支尚書別
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世
宗初邢巒上言明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
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王深觀古今

去諸奢侈服御尙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矜奇綺至乃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四疆淸晏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恆不足若不裁其分限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是時西域東夷貢物充於王府又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積靈太后令公卿以下任力負物而取之數賚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任城王澄表曰頃艱虞遝接饑饉散亡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豐貲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

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雖太平之法難因然妨民害財亦宜戒令雖紫修廢庫崇列營造非供御切須亦宜悉減廢府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篋而膳德昭儉卑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覩願畜力聚財以待時會　明帝孝昌時

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一歲省米穀麴有差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奔敗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肉悉三分減一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又班入粟之制詳鬻爵篇及永安之後寇亂實繁農桑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

洛空尚遷都於鄴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逐豐稔之處折絹入粟以充國儲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

北齊文宣受禪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諸將頻陷没士馬死者數十萬重以修創臺殿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不足以供乃減百官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不給幹以節費用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處之百姓驚擾歲又不熟米糴踊貴廢

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權廪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大統中又毀東宮造修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玳瑁樓又於遊豫樓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悅以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

焉未幾而亡

周太祖創置六官司倉掌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卽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復興之是時發山東諸州增一月功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並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

隋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之稅是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叛逆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燕享之事所食不過一肉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用為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

復以囊袋因習所司爲後誡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出於豐厚開皇九年陳平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酒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數三百餘萬段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計每年賜用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馬端臨曰古今稱國計之富莫如隋然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蓋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並罷之三者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及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

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於賦稅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既而平陳又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此十餘年閒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無所愛平陳凱旋夾道列布帛之積頒給三百餘萬段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夫既非苛賦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則宜用度之空匱矣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得則以爲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加譴責嗚呼然後知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害民孟子所謂賢君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閔良規而非迂闊之說也漢隋二文帝皆以恭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後之談孔孟而行嘗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爲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窮黷殘兵效不遠防遠甚謬哉

煬帝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於阜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

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於洛又自板渚引河達於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于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相屬千里不絕而東都役使促迫僵斃者十四五月載死丁車相望於道時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篾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縢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篾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獻食豐辨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又盛備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

凡骨角齒牙皮革羽毛可飾器用爲毦者皆責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諸蕃往來相繼州郡疲於送迎糜費萬萬明年帝北巡興衆百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縣亘千餘里死者大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於河通涿郡丁男不供史以婦人代之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於道左帝乃令武威張

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鎭又於西域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塡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於是馬匹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所在皆以徵斂供帳軍旅百姓雖困弗之恤也每繇徭卒賦長吏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旦暮價數倍裒刻徵斂強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課關中富人計貲產出驢往伊吾河

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路隔絕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於高陽郡及玄感平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馱而許爲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遇高麗送叛臣斛斯政求降詔赦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於雁門突厥尋散遽還洛陽十二年帝幸江都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飢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振之百姓方蘇息矣唐馬周疏曰隋室貯

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世充李密未能聚大衆但貯積固有司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强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

唐度支郎中員外郎掌支度國用租賦少多之數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路之利每歲計其所入而支其所用開元二十二年勅諸司繁冗及年支色役費用既廣姦僞日滋宜令中書門下與諸司掌官量事停減冗官及色役年支雜物等總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九十八官吏稅錢而費用省矣凡物之精者與地之近者以供御謂支納司農太府將作少府等物物之固者與地之遠者以供軍謂支納邊軍及諸都督都護府皆料其遠近時月衆寡好惡而統其務焉凡金銀寶貨綾羅之屬皆折庸調以造焉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而會計之以長行旨爲準支度使及軍州每年終各具破用見在數申金部度支倉部勘會開元一十四年勅以每年租耗雜支輕重不類令戶部

修長行旨條五卷諸州刺史縣令改替日並令遞相交付者省司每年但據應支物數進書頒行附驛遞送其支配處分並依旨文爲定金部皆遞覆而行之太府卿之職掌邦國財貨之政令總京都四市平準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屬舉其綱目修其職務少卿爲之貳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度謂分寸尺丈量謂合升斗斛二曰權衡權重也衡平也金銀之屬謂之寶錢帛之屬謂之貨絹曰疋布曰端緜曰屯絲曰絇麻曰綟金銀曰鋌錢曰貫凡四方之貢百官之俸秩謹其出納而爲之節制焉諸州庸調及折租等物應送京者並貯左藏其雜送物並貯右藏應調初至京日錄狀奏聞每旬一奏納數凡絹布出有方土類有精粗絹分爲八等布分爲九等所以遷有無和利用也宋亳之絹復州之紵宣潤沔之火麻黃州之貲並第一等鄭汴曹懷之絹常州之紵舒蘄黃嶽荊之火麻廬和晉泗之貲並第二等滑衛陳魏相冀德海泗濮徐兗貝博之絹揚湖沔之紵徐楚廬壽之火麻楚滁之貲並第三等滄瀛齊許豫仙棣鄆深莫洺邢恒定澶

之絹蘇越杭蘄廬之紵澧朗潭之火麻澤潞沁之貲並第四等潁緇青沂密壽幽易申光安唐隨黃之絹衢饒洪婺之紵京兆太原汾之貲並第五等益彭蜀梓漢劍遂簡綿襄褒鄧之絹鄧江之紵褒洋同岐之貲並第六等資眉邛雅嘉陵閬普壁集龍果洋渠之絹台括撫睦歙虔吉溫之紵唐慈坊寧之貲並第七等通巴蓬金均開合興利泉建閩之絹泉建閩表之紵登萊鄧之貲並第八等金均合之貲並第九等

丞掌判寺事凡左右藏庫帳禁人之有見者若請受輸納人名物數皆著於簿書每月以大摹印紙四張爲之簿而丞眾官同署月終留一本於署每季錄奏兼申所司凡元正冬至所貢方物應陳於殿庭者受而進之凡會賜及別勅錫賞六品以下卽於朝堂給之主簿掌印省署鈔目句檢稽失凡置木契九十五隻二十五隻與少府將作苑總監合七十隻與庫官合十五隻刻少府監字十四隻雄付少府監五隻刻將作監字四隻雄付將作監五隻

刻苑總監字四隻雄付苑總監皆應索物雌留太府寺凡官私斗秤量尺每年八月詣寺校印署無或差謬然後聽用之禮記月令云仲春仲秋日夜分則仝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左藏令掌邦國庫藏之事丞爲之貳凡天下賦調先於輸場簡其合尺度斤兩者鄉及御史監閱然後納於庫藏皆題以州縣年月所以別麤良辨新舊也凡出給先勘木契然後錄其名數及請人姓名署印送監門乃聽出若外給者以墨印印之凡官物應入私已出庫而未給付若私物當供官之物或雖不供官而皆掌在其官並同官物之例也凡藏院之內禁人然火及無故而入者院內常四面持仗爲之防守夜則擊柝分更以巡警焉高祖發迹太原因晉陽宮留守庫物以供軍用既平京城先封府庫賞賜給用皆有節制徵斂賦役務在寬簡貞觀

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高宗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令李義甫侍中許敬宗用事役費並起永淳之後用益不足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弊玄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為蠲使歲再遣之自開元以來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閒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緜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端天子驕於佚樂用物之數常過其

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宋祁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賸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根得之貺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娟以相屠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爭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尋而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

然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由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商賈助軍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籺為糧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

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及吐蕃偪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劒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鎭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萬餘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猜貳邊計兵食置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鎭擅地結

爲表裏天子不能繩以法顯畱意祠禱焚幣玉寫浮圖書度支廩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尚侈麗以自媚朝多畱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還之歲省費萬計及楊炎輔政始作兩稅法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

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禎長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僕之估裁得八十餘萬緡又取就櫃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禎懼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為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閒架算除陌語在雜徵篇　舊書趙贊司國計纖瑣刻剝以為國用不

足宜賦取於下以資軍諸與諫官陳京等更陳計策贊請稅京師居人屋宅據其間架差等計入陳京又請籍列肆商賈資產以分數借之宰相同爲欺罔遂行其計中外沸騰時又配王公以下及富在方鎮之家出家僮及馬以助征行公私騷然矣 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剔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既平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劒南西川節度使韋皐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使王緯李琦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當時貢入之奏皆曰臣於正稅外方圓亦曰羨餘節度使或託言密旨乘此盜貿官物諸道有謫罰官吏入其財者刻祿廩通津達道者稅之蒔蔬藝果者稅之死亡者稅之節度觀察交代或先期稅入以爲進奉然十獻其二三餘沒入不可勝紀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於宣州其判官嚴綬傾軍

府爲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舊書柳渾傳渾爲宰相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代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賤偺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自裴延齡用事益爲天子積私財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賀順宗卽位罷宮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榷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琦既平訾藏皆入內庫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鍔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嘗諫曰

方鎭進獻因緣爲姦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歎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運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由是益爲刻剝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翛號能聚斂乃以爲宣歙浙江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異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異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爲鹽鐵使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募人入粟授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

有獻貨物穆宗卽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已而幽州兵囚張弘靖鎭州殺田弘正兩鎭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亢兩鎭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强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通變不倦自大厤以前淄靑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

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庫之積收市廛之滯廣
山鑄之數限邀商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
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
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榷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
去錢太和時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對曰有
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蓄寡奈何乃詔出使
郎官御史督察州縣壅遏錢穀者武宗卽位廢浮圖法天下
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
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
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
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

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麪槐葉爲齏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尉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餓死遂以亡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億元纔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稅榷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稅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羣盜起諸領不復上計云

後唐莊宗既滅梁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給費方鎭貢獻者入內府充游宴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郭崇韜頗受藩鎭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因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蓄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繼韜時以誅死）軍士皆不滿望始有離心矣潞王之發鳳翔也許軍士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閱府庫實金帛不過三萬匹兩而賞軍之費應用五十萬緡乃率京城民財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

據屋爲牢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死而軍士游市肆皆有驕色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言於帝曰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係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爲然軍士無厭猶怨望日知錄南唐書言後主之世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

宋史唐自天寶以後戶口凋耗租稅日削法既變而用不

給故興利者進而徵斂名額繁矣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上供殊鮮五代疆境偪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有私獻

論曰古之善治天下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制民之產而錄其賦量歲之入而謹其用內清嗜慾外謹防限所以裕其國者皆準度乎大道而未嘗瘠下以肥上也其時馬牛車輦之數出於井田而公家無養兵之費賓客道路之供取於委積而府藏無頒發之煩自太宰所掌司會所計不過小民歲奉之恆額而山澤林藪弛以與民關市廛肆譏而不徵其取財可謂簡矣然或天災暴降寇旅騷動因變施制坐應從容未聞有一朝迫蹙之

患焉姬籙既終王運告盡人主起自草莽始皆盜賊焉而已因前代之所有順而撫之則安逆而爭之則危故校富强之業莫如秦隋論享國長久莫如漢唐後魏肇基荒裔而有中原之地大半其享國雖不及漢唐而積漸以成富强之圖方之秦隋盛時未有異也始皇之豪奢隋文之節儉所以爲治不同而同以其力混一天下世未再傳餘威頓息羣盜操梃隨而踣之蓋其事甚微淺君子往往不屑道焉若夫漢武帝唐元宗聰明雄毅傑出一世顧以在位日久肆心廣欲任聚斂之臣崇刻剝之計甘心買怨於四海之人及其末也民不堪命盜賊四起或僅而得免或及身受禍迹其立法之煩數豈

可以爲經常儉易之道哉後魏孝文皇帝恭儉寡欲有西漢文景之資而學道愛人過之當其經營四方改造洛邑民不加賦國用饒給用使吏修其職人安其業幾幾乎千載一時之美焉厥後幼主纂服孽后知政大開府藏恣其臣下取給俾人人各饜所欲而退是時飢民流離僵仆道路蠲貸之惠曾靡纖毫未幾大亂作而內儲空矣於是從有司之議減百官酒肉之費以佐軍國之急陋哉爲乎自古設法之鄙瑣未有甚於斯者魏氏君臣苟且支吾愁焉如不終日雖欲無亡得乎後唐莊宗同光之四年有星流於天棓占者謂御前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給六軍帝許之而劉皇

后不欲乃取妝奩及皇幼子滿喜畱帝前曰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始出貲以賚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尋莊宗崩於難后亦挾其金玉寶器出奔死於洛陽寺中故婦人之智徒知私厚其一身而不顧天下之大計卒也捐府庫餘財而委諸寇盜之手如劉皇后之事古今往往而有其見殆出胡元靈太后下矣